

光州文史資料

第十三輯

政协河南省潢川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1618

光州文史资料

第十三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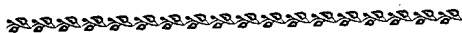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潢川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

主 编 刘 颀
副 主 编 周 振 华
责 任 编 辑 余 锦
印 刷 潢 川 师 范 印 刷 厂

豫内资料准印通字信地发第 970045

目 录



民 国 史 事

- 铁窗三月盼春雷..... 向阳葵(1)
民团血洗罗井沿孜 王兰蓉(18)
回忆九区联师周年校庆活动 李乾山(21)
潢川少数民族教育的缘起 王全恩(26)
宣化店反贪污大游行 戴光辉(29)
难忘的岁月 赵承尧(32)
日军铁蹄践踏潢川城乡
四乡土匪蜂起群魔乱舞 陈东升(36)



- 中国花乡卜塔集 艾 萌(60)

人 物 春 秋

- 胡耀邦在潢川 崔国琳收集整理(65)
深切怀念婶母张琴秋同志 苏玉琴 刘绪德(69)
他在防疫战线拼搏终生 刘明伦(79)

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

- 日寇在大塘寨的一场大屠杀 王立志(82)
59军在潢川英勇抗击日寇 刘勇全收集整理(87)

往事追忆

- 解放军113师发电所 开潢川电灯照明之先河
..... 王天英(90)
潢川兴修跃进大道侧记 张国珍(94)
翻身队到潢川 戴星灿(96)
欢迎解放军进城 张国珍(100)
古城黄君台 王学芝收集整理(103)

卫生战线

- 潢川卫生教育今昔谈 王建鹤(104)
1971乙型脑炎大流行 杨玉梅(132)

艺苑风采

- 戏说影子 詹国祥(136)
豫南十绣小调 春晖(149)



- 夜读《光州文史资料》随感 王兰蓉(151)

铁窗三月盼春雷

向阳葵

1948年春天，我从信阳师范毕业。“毕业即失业”。我怀着一种对未来前途茫然的心情，回到了我的故乡——潢川。

七月的太阳，热灼炙人。一天夜晚，我正在自家院内纳凉，我的同窗好友许永康匆匆而来告诉我说：“国庆（我的原名是王国庆），今天我看见街上贴有县教育科的通告，凡是信阳师范（包括商城信师分校）应届毕业的学生，一律于明日上午8时，准时到潢川县政府大礼堂参加开会，分配工作。逾期不到者，不予分配。说毕，他见我态度反应冷漠，就说：“我可以猜出老兄对分配工作不感兴趣呀！哼！我看迟早你要参加八路军。”

“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，别乱说，会惹祸。”我警告他说。“哈！你还想瞒我，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，老兄要参加八路军，俺俩一块走。”我应诺地一笑。我俩约定明天清早在衙门口碰头，一道赴会。

翌日，我先在衙门口溜达了一会，见时钟快8点了，还未见永康面，索性一个人径直往县政府里走。一进大门，见有两名持枪的士兵站岗。再往里走，又有武装岗哨，整个大院内空荡荡的，无一人走动，气氛有些异常。待行至大礼堂门前，只见一对对高大的雕花大门紧紧关闭。走廊的东头设置一长方形条桌，旁边一值班人员向我招手问：“你是来参加开会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答。

“来这儿签个到。”

我漫步走到桌前，随手签上我的名字——王国庆3个字。

突然间，这个人将我双手反缚起来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这厢急促走过来一个人，他身着军装，高高个子，长着一对圆溜溜的大眼睛，他伸出一只粗大的手，活像一把铁钳，紧紧地钳住我的左臂，他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我们已经找你两天了。今天一大早就派人盯着你。”他说话时有个习惯的动作，就是把他的右手5个指像打健身球一样来回地晃荡着。此人，就是信阳第五绥靖公署第二处潢川情报所主任沈弼良。“走！”他扯着我的胳膊往外拉，正好遇上—一个士兵押着我哥王锡三迎面而来，原来他们有一打算，如果抓不到我，就把我哥作人质押起来。沈对我哥说：“你兄弟在信阳有贪污行为，我们要对他进行审查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“他是一个青年学生怎么会贪污？”哥辩白着。“这不关你的事。”沈命令士兵将哥撵走，把我送交特务连关起来。

人们辗转相传：“抓来了个‘共产党’，共产党是啥样子呢？”大家好奇地前来观望，有人叹息地说：“噢！原来是个很俊的青年。”我年轻时，人长得秀气，人称“大姑娘”，我白净净、瘦溜溜，人挺机灵、文雅。这时，我在屋内靠墙盘着腿坐着，两只手托着脑袋，一对闪亮的黑眼睛，像猴眼一样来回滚动着，盯着门外围观的人群。不一会儿，来了一个中等身材、小白脸、年约30岁左右、身着蓝色中山服的人，这个人文诌诌的，他的目光像是在猎奇，将我身上从上到下扫描一番，怪异地说：“嗨！捉来个小猴子。”然后，他向我问道：“你看过京戏吗？”我点点头。“你看那戏台上，跑龙套的扛着大旗呐喊跑来

跑去，还是跑龙套的。当帅的还是帅。”嗣后，他打开一本《武昌演义》，他手指着书中的一页说：“你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咋死的，革命没有好下场，何必去卖命。”他阴阳怪气，说罢卷起书扬长而去。我冷冷地扫他一眼，心想：“这是个市侩。”

中午，我侄儿王全忠(当时他才15岁)给我送饭时，看守人叫他先尝尝，然后才让我吃，以恐饭中有毒。

当天下午，由赵副官(人称赵麻子)亲自率领一班人，用机枪封锁西关街交通路口，实行戒严。接着冲进我的家门，在屋内翻箱倒柜进行搜查，抄走了我的一些进步书籍和诗稿。

我被捕时。时值21岁年华，一个思想纯洁追求光明的青年，还未踏入社会，一下子就掉进了黑暗的泥淖。我像一只出窝展翅欲飞的小鸟，却被关在牢笼中，失去了自由。

初次受审

一名士兵把我押至潢川县自卫大队总部，第一次审问我的是个穿着灰色长衫，瘦瘦个子，腮帮子突出，尖鼻子，尖下巴，走路时脚一踮一踮的人。他叫沈弼池(与沈弼良是叔伯兄弟)，他严肃地向我问道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王国庆。”

“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一岁。”

“家住哪里？”

“潢川西关街。”

“家里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有父亲、母亲、哥、姐……”

“有田地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有房产吗？”

“有几间祖宅。”

“靠什么生活？”

“做小生意。”

“嗯！”他几乎从鼻孔迸发出来一声，这时，他拿出一张通缉令递给我看。这是信阳第五绥靖公署新闻处的通缉令，“事由：兹有政治嫌疑犯王国庆，潢川县人，望速逮捕归案。签发者张轸（刻印，天蓝色字）。”沈弼池宣布：“你被捕了。”他又让我看一封信说：“这不是你写的原信，是我们复制的，这信是你写的吗？”我一看，原来是我给友人胡明超写的信，就答：“是的。”他又拿出一叠复制的诗稿问：

“这诗是你写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指一首诗的首句问道：“日子似黑锅底般的漆黑。”这是什么意思？

“我家境贫寒，父母省吃俭用供我读书，信师毕业了，都是失业，我对现实不满。”我叙述着说。

沈听得有点不耐烦，他双眉一锁，挥挥手说：“去！去！好好考虑、考虑，你是怎样参加共产党的？在潢川还有谁？老实交待了，放你回去。”随即叫士兵给我带走。

深夜，又是一个士兵押送我到总部，这次特务头子沈弼池亲自审问。陪审的有潢川专署新闻处的一个参谋，以及本家的四叔王海门（在县政府搞缮写），因为家里托四叔请×参谋

说情，四叔才参与审讯。四叔事前在小马圈餐馆请沈弼良大吃大喝一顿。

沈见我来了，他从椅子上蓦地站起来，他那右手的5个指头仍掐来掐去，脸色通红，酒气喷人。他的眼珠虎视眈眈地对着我说：“参谋，你叔都来了。不要怕，要说实话。只要你说出哪些人参加了共产党，我马上放你。”

“我没有参加共产党，也不知有哪些人。”我说着。

“胡明超呢？”

“在鸡公山只见过一面。”

“他是不是共产党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他是干啥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唏，哈！哈！哈！”他狞笑起来。“不知道，不知道，青年人嘛，在哪学的这一套，‘滑’。你以为光说不知道，我就会放你？”说着说着他晃晃荡荡地倒在椅子上呼噜起来。参谋开了腔：“沈大队长（沈弼良任潢川县自卫大队副队长）和我是朋友。只要你把所做的事情说出来，我保证放你，你还年轻，前途还是远大的，不要执迷不悟。四叔在一旁训斥说：“俺老王家可是潢川西关街的老门老户，书香门第，忠厚人家，绝不能出你这个败类，在外面干坏事。”

“我没有干什么坏事。”我申辩说。叔气得一跺脚厉声训斥道：“还敢犟嘴。”

因叔说话声调激昂，把沈弼良震醒了。他打个呵欠，揉揉惺松的双眼，有气无力在说：“算啦！算啦！青年人思想单纯，最容易受骗，他中‘共匪’的毒害太深，叫他回去好好反省反

省。”

这时，士兵又将我押回原处，对我的初审就如此收场了。

鸡公山上报晓鸡

特务头子沈弼良审问我时，曾提到胡明超这个人，他现在中国人民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工作，是电影《水手长的故事》的作者，信阳鸡公山人，我认识他，是通过女同学聂淑珍介绍的。她中等身材，红润润的脸蛋，像一个熟透的苹果。两颊有一对笑窝，不时闪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珠。她芳龄 18 春，性格温存，恬静，是个很有独特个性的女性，我俩在信师同学期间，常在一起探索人生的道路，追求革命。毕业后，我们认识的好友靳彦俊（地下共产党员）在潢川高中读书，着人捎来口信说，让我们在信阳等候，会有人来联系护送我们去解放区。联络地点，信阳火车站对面大众旅社 5 号房间。联络暗号——“春雷”。我们等呀等呀！一直没有消息。聂淑珍的家住在鸡公山下——李家寨。趁空她约我到山上玩玩，恰巧我正想到鸡公山写生。我就准备好绘画工具，为怕山上寒冷，还找同学借了一件灰色棉长袍。一天黎明我和聂淑珍由信阳乘坐北京——汉口火车抵达李家寨。聂的父亲是个老中医，在当地很有名望。家里人也很好客。中午，还特意为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家宴。

第二天，是个春光明媚的早晨，我俩兴致勃勃地攀登上鸡公山顶，鸡公山——是我国著名避暑胜地。我俩停立山头，四周景色尽收眼底。只见群山环抱，树木郁郁葱葱，红楼翠柳，鸟语花香，这秀丽的景色，令人神往。我和聂淑珍边欣赏风

光,边交谈着,她说:“你知道吗!陈佑华(即白桦)已经到了解放区。”

“你从哪里得到的消息?”我问说。

“大俊(靳彦俊的称呼)捎来的信息。”

我说:“山那边哟是个好地方,啥时候来人送我们去解放区呢?”

“莫非情况有什么变化?”

“我们等到啥时候呢?”我着急地问道。

她说:“要想办法联系,我多么希望俺俩能一起去解放区,在一起干革命。”她说这话时,我见她脸色绯红,心情特别激动。这时,我俩不约而同地哼起“山那边哟是个好地方”这首歌,这是我俩会心的交流,也是对革命的向往。

在山上,经聂淑珍介绍,认识了胡明超。她和明超,曾在鸡公山中学同学,也是个进步青年,爱好写诗。那天,我们就住在他家。他的家在小镇的东头,是一幢靠山近水的二层小楼,从楼的窗口远望,山色苍苍,近闻流水潺潺。胡有一书房,布置典雅,室内摆设几盆杜鹃、兰草,饶有生机盎然、花香四溢的意境,靠墙有一排书架,存放着许多中外进步书籍。

我临别时,曾向明超借了一本苏联作家屠格涅夫写的《罗亭》一书。回潢川后,我给他写了一封信,信中附有几首自作新诗。不料胡明超遭反动派逮捕时,敌人从他家中搜出我的信件,并以此作为把柄,将我以政治嫌疑犯通缉逮捕。

岁月匆匆,往事如烟云。1984年春,我重游鸡公山时,曾多方打听聂淑珍同学的下落,得知他人人生道路坎坷,极为不幸,已神经,也不知去向。桃花依旧,人去楼空。这使我百感交集,特作律诗一首,以表怀念之情。

翠柳笼烟堤，
清泉入涧溪。
夕阳识夜色，
思鸟恋朝晖。
深径访挚友，
柴扉落叶稀。
知音何处去，
空听晚鸡啼。

难熬的日日夜夜

我因在潢川县自卫大队特务连一个外勤班住的地方。地点在原公安局大门口处。这是一座长方形的简易平房，与县自卫大队总部对门，房内有两排用砖砌成的土铺，这土铺靠东的一排是士兵睡，另一排靠西是“犯”人睡，西南角隅处，还特意设施一单人土铺，那是他们专为整治人用的，铺旁放了一个马桶。

骄阳似火的炎夏，我上身穿着一件白色土布褂，下身穿一条蓝色裤衩。脚上穿着一双凉鞋，还有随身携带一张烂草席，一把破芭蕉扇，一个断了嘴的小口壶。因没有给看守人贿赂，他们就把我安置在这个单人土铺上睡，这土铺上面铺的砖头，大小不一，高低不平，里面填的全是垃圾，还掺杂着马粪。看守我的士兵夜里撒尿时，还故意朝我身上撒一下，但我敢怒而不敢言。

夜里，马桶里不时发出一阵阵腥臊味，臊臭味熏人。夜里蚊子在身边嗡嗡响，飞来飞去，并扑在身上吸血，像针扎一样

疼痛。后来，他们怕我逃跑，让我夹在士兵中间睡，负责看守我的是一个矮个子士兵，此人小麻脸三角眼，做事鬼鬼祟祟。一天夜里，他竟把脚的大拇趾塞进我的口中，令人恶心。这样，连续整我好几夜。直到我实在受不了这个侮辱，激起了满腔怒火，一天夜里，当小麻子兵的脚趾刚塞进我的口中时，我狠狠地咬了它一口，只听他“哎哟”一声，以后就老实了。

我的母亲已是 60 多岁的老人了。她为人忠厚、慈祥、劳碌一生，她一生怀过 7 胎，成活 3 个哥哥、3 个姐姐。小姐小名叫喜，3 岁夭折。母亲 42 岁那年，农历正月十九日寅时时分，生下最后我这个“逆子”，因是老儿，非常溺爱。如今，我遭此飞祸，她老人家无能为力，整天啼哭，悲痛不已，见人就说好话，甚至撞头，直到头额碰得有鸭蛋那么大的青包，以求援助。迄今，一想起此景此情，不禁勾起我对慈母的无限哀思。

那时，老母亲给我送饭时，曾悄声给我说：“儿呀！家里穷，花不起钱，儿要受点罪。”她老人家一边说，一边淌泪。

一个夏天，我从未洗过一次澡，整天卷缩在阴暗潮湿的墙角隅处，这是我的栖息之地，白天，我只能看到从窗口铁栅中透射进来的一束阳光，看不见太阳，夜晚，我只能看到一小片月色，看不见月亮，折磨得身上长满了疥疮，背也驼了，精神蔫了。我终日生活在恐怖的日子里，夜里常做噩梦，甚至夜惊。以至后来多年如此，人的肉身创伤，尚可康复，心灵的创伤，却是难以愈合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第一次饱尝了人失去自由的痛苦。扪心自问，“我究竟犯了何罪？一个无罪的人，却在受罪，这世界公平吗？但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，向谁评理？白天——黑夜，黑夜——白天。我在囚房中熬过日日夜夜……”

狱中见闻

一天深夜，我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，睁眼一看，见一士兵抓来一青年人，让他睡在我的身旁。心想，这青年人又犯何罪？

次日，刚吃过早饭，赵副官亲自把这个青年人带走了。随后跟着一伙士兵，有的扛着长板凳、有的拿着扁担、有的拎着绳子……此时，在押的有人发出叹息说：“这青年要坐老虎凳。”（即将“犯人”仰卧在长板凳上，用绳子捆起来。然后，从脊背上一块一块的往上填砖，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刑罚），不是脊梁断，……就是骨头折。”这个青年人，叫李步青，是潢川中学的学生，说他也是政治嫌疑犯。又是一个深夜，特务以清查户口为名抓来一个年轻女子，说是“可疑分子”，此女年约二十五、六岁，穿着一身阴丹士林布衣服，身体苗条，眸子明亮，睫毛扑闪，姿色楚楚动人，不一会有人传讯说，沈大队长要亲自审问，就把他带走了。

这时，哗的一下，“犯人”们议论开来。

“这不是从乡下来城吃斋的×老姑娘吗？”有认识她的人开口道。

“提他妈的啥审，糟踏人！”有人骂道。

“家花没有野花香。”有人俏皮地说。

“野花也不如尼姑鲜！”有人挑逗地说……。

这时，八班长出来制止说：“睡觉！睡觉都睡觉，莫惹是生非。”这才把人们的愤怒情绪平息下来。

片刻，门口一阵骚乱，人们竞相围观，一个女人在总部门

口泼口大骂，“沈弼良你这个畜性，你干的好事，老娘可不是好惹的。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，你给我滚出去。哎哟哟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天啦，我不想活啦！我跟你拼啦！”她歇斯底里地大哭、大闹、大骂、大叫……八班长惊呼道：“不好了，沈弼良的大老婆来了，她一闹，准能把天捅个洞。”她闹了一阵子，直到特务分子邹杰礼急急忙忙赶来。他活像京戏里《法门寺》中的贾桂一样，点头哈腰，连劝带拽地将这个“贵夫人”劝走。

后来，听说那天夜里，沈弼良还没尽情发泄兽欲，就吓得提着裤子从后门溜走了。

一天，日落时分，特务抓来一名八路军战士，这位同志有30来岁，穿一身黄色军服，满脸灰尘，精神疲惫，他的一只裤角往上卷起，小腿肚处有一“弹花”伤口已经化脓，这是一位在战场上挂彩后掉队的战士。

赵副官讯问说：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战士目光炯炯，沉默。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

战士沉默。

“你是不是探子？”

战士仍是沉默。“他妈的，定是个八路军探子。”麻子副官吼叫着，他见战士上臂下夹着一把红色新雨伞，贪婪的从战士手中抢走了。

没隔几天，他们又抓来一个壮小伙子，胖墩墩的，穿一身土黄色粗布便衣，人很憨厚。

他小声问我说：“你也是抓来的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学生。”

我反问道：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来城打听一下消息。”

我一怔，不敢再和他搭讪。

停一会，他又问我说：“他们会不会杀头？”

你到底是干啥的？”我追问着。

“马夫。”

“哪里人？”

“河北。”

“多大啦？”

“21岁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黄金亮。”当时，凭我直觉，反动当局若抓到八路军探子，一定活埋。对一般士兵，还可以遣返，我就暗示他说：“他们要问你干什么，就说马夫。”我还向他眨眨眼神。

战士频频点头，示意明白，一会，特务就把这个小战士带走了。

夜12点左右，八班长在院内军哨紧吹，嘟！嘟！嘟！只听他吆喝着：“快集合！快集合。”这时，士兵有的扛铁铤，有的拿绳子，有的提马灯，忙乱成一团。在这漆黑的夜空里，口哨声，铁器冲击声、呼叫声、脚步声……不和谐地交织在一起，令人心寒。小麻子兵对我耳语交待说：“今晚上我们有紧急任务，没有人看你，可不能逃，我们一会就回来。”我说：“我能逃到哪儿去？”他才放心地走了。

我辗转难眠，屋内那盏小油灯发出的亮光一闪一闪的，似荒郊野坟头上空游动的“鬼火”。窗外月色朦胧，引起我心中